



宗祠

「乡土瑰宝」系列



陈志华撰文
李秋香主编



「乡土瑰宝」系列

陈志华撰文
李秋香主编

宗祠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祠 / 李秋香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9

(乡土瑰宝)

ISBN 7-108-02461-6

I.宗... II.李... III.祠堂—研究—中国
IV.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2085号

宗祠

主 编 李秋香

撰 文 陈志华

责任编辑 杜 非

整体设计 海 洋 苗 洁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9月北京第1版

200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8 28.5印张

字 数 80千字 图片374张

印 数 0,001—10,000册

定 价 78.00元

丛书总序



谢谢大叔大婶给的柚子

我们从事中国乡土建筑研究已经十五年了。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三位教师（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之外，每年还有一些本科毕业班的学生。

我们的工作成果一般包括四个部分，一是研究著作，二是摄影，三是测绘，四是专题调查报告，这四部分是每个课题都做的。偶然还有第五部分，便是应地方当局之邀，编写古村落的保护规划。其中测绘和专题调查报告是由学生完成的，作为他们的本科毕业论文。

测绘图至今已经积累了约两千张，遍及八个省，七十多个左右的村子，主要内容有整个村落的总平面，村落局部的建筑群平面，建筑群大立面和大剖面，单体建筑物（如住宅、宗祠、庙宇、商店、学塾、路亭、戏台、牌坊、寨门等）的平、立、剖面，大木构件，小木装修，雕饰，家具，还有建筑群和单体建筑物的轴测图、室内陈设透视图等等。

我们要求学生做测绘图的目的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多少给各地的乡土建筑留下一些真实的形象的记录。丰富多彩的乡土建筑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它们处于迅速消失的过程之中，因此，给它们留下一些可靠的、准确的记录，是极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对建筑师有好处，对各行业的人提高文化修养都有好处。第二，对建筑师来说，这些测绘图更有积极的意义，他们可以从中学悟建筑的真谛，理解建筑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原理，也可以直观地借鉴乡土建筑的创作经验，汲取其中的智慧，从而开阔眼界、活泼思想、提高审美能力，认识民族建筑的一部分重要特征。第三，帮助学生们掌握一种研究建筑遗产的方法，初步学会如何深入地了解它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生活，他们的性格和追求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然后，才能敏锐

而真实地感受乡土建筑各方面的特征,探索风格形成的机制和风格中蕴涵的意义,进而分析和表现它们。第四,让学生通过对乡土建筑遗产的亲手触摸,精确测量,认真绘图,使他们产生对优美的建筑物及其创造者的敬畏之心,产生对文化、对劳动的亲切的感情,从而产生出创作新建筑的愿望,以无愧于先人。

我们的学生在测绘工作中吃苦耐劳,尽心尽责,而且情绪始终饱满,制图质量很好。

我们下乡的时间根据全系教学工作的总体安排,大都在初春和晚秋,天气寒冷。一次3月初到陕西省长武县去,地上还存着积雪,工作期间下了好几天冻雨,外衣湿透了,鞋子上粘一大坨烂泥,又沉又冷,双脚冻得没有了知觉。学生们在黄土地上东倒西歪地走来走去,坚持把整个窑洞村的总平面测了下来。一次11月底,我们到江西省的乐安县工作,住在没有窗玻璃的房子里,夜里风急雨骤,连棉被都被打湿,大家在被窝里瑟瑟发抖。一个大晴天,早晨见瓦上结了厚厚一层白霜,照旧打井水洗脸,晚上就什么都免了。学生们长了一身红疙瘩,一直长到了手指尖上。那次要测的房子里有几座已经十分破败,学生们遵守我们定下的必须直接量到尺寸的规矩,爬上摇摇欲坠的屋架,一丝不苟。

也有几次在仲夏季节下乡,那时也会有困难。浙江省永嘉县的村子,有一些被溪流阻隔,平日要踏着砌步过去或者用竹筏过河。一次暴雨之后,山洪猛涨,急流汹涌,我们的学生们不肯耽误工作,就几个人手拉手,慢慢踏着溪底滚动的卵石蹚过水去。雪白的水花缠在他们的下腰,水珠扑满全身,真是惊心动魄。在暴雨下测绘也很不容易,画测稿就怕雨淋。遇



测尺寸

到这种情况,学生们便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在江西省婺源县,有一位女学生便蹲在侧竖起来的稻桶里画,眼前是一片雨帘。

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交通还很不发达,我们在浙江省永嘉县工作,村子很分散,只好租了三轮的“蹦蹦车”跑点。十一个学生,加上两个老师,车厢里坐不下,就得有一两个学生靠臂力挂在车外,道路残破不堪,车子大摇大摆很危险,有一次几乎翻倒在泥坑里,幸好他们跳得快,才没有出事。我们吓得直跺脚,他们转身就推车子去了。



准备测绘



参加村里的社火

我们这个研究组，经费十分拮据。每次下乡，如果地方不给补助，我们便只好粗茶淡饭过日子。在陕西省长武县，按我们的伙食费，菜不够吃了，学生们买些咸菜和辣酱凑合，不大吃得饱。有一次，两个学生到城里去复印资料，工作到中午，他们没有在城里喝一碗羊汤，吃两个芝麻烧饼，而是准时赶回村里，和大家一起吃那一顿不合格的饭，高高兴兴享受我们这个集体的亲情。到广东省梅县工作的时候，在镇政府食堂里吃饭，晚饭很早，学生们贪恋工作，回来的时候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甚至还要央求炊事员重新打开门锁，用剩

菜冷饭凑合。我们看在眼里，很心疼，但也无可奈何。

学生们作风严谨，工作抓得很紧。有几次下乡，村里镇里时兴卡拉OK，村干部们晚上盛意来邀请学生们去玩一玩，他们都谢绝了，在暗淡的灯光下制图直到深夜。有一回县长派人来邀跳舞，他们不好意思不去，但只在舞场待了十几分钟就回来了。虽然我们并不反对唱唱歌，跳跳舞，但看他们平静地继续伏案作图，我们心里还是感到骄傲。我们对测绘要求得很严，一次次地检查、修改，有的甚至重绘，不但要正确，而且要美观，用了电脑制图之后，连用线的粗细都要修改好几次。学生们从来不讨价还价，企图省事。一位女学生负责绘制家具和室内布置的轴测图，画上了瘾，一直画到暑期过了一半才回家。

了解农村，熟悉农民，进而热爱他们，也是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我们高兴地看到他们做到了，从而也得到了村民的深情厚意。在山西省沁水县，村民们把学生叫“娃儿”、“闺女”。临走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来送行，老妈妈们甚至热泪盈眶。在浙江省的永嘉县工作，每天傍晚我们在住地门口等候学生们回来，他们老远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又一把的柿干和花生来，都是大娘婶子们给的。一些学生，回校写调查报告，有了问题，写信到村里去问，每次都得到详尽的答复。离开村子好几年了，还和村民通信。我们有几次再到工作过的村里去，村民们都要一一询问学生的近况，十分怀念。学生们懂得，画出好的图来，写出好的调查报告来，是对父老乡亲们的报答。我们把这些看做乡土建筑教学工作最重要的收获。

每次重看学生们画的测绘图，我们都会想起许许多多的故事。



一起去测绘

不少朋友希望我们把测绘图，包括已发表过的和还没有发表过的，汇总编成一套丛书出版，我们挑选了大约半数并配以相关的照片编成十册，计：①富有装饰的大木构件，②精巧细致的门窗，③华丽的门头门罩，④雕刻和彩饰，⑤庙宇，⑥宗祠，⑦住宅（上），⑧住宅（下），⑨文教建筑及其他，⑩家具。挑选的标准大致是要有比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参考价值，有比较丰富的人文蕴涵和有比较明显的地区或工艺特色。有一些测绘图，学生投入很多，也极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但考虑这套丛书的出版宗旨，没有收入，如安徽关麓村和广东侨乡村的整体大比例总平面以及一些建筑群的大比例立面等，很遗憾。

从一九八五级到一九九三级，制图都是纯手工的，一九九四级以后，改用电脑制图。因此在比例尺和尺寸数字的形式与字体上有些差别，在一些构件的大样图上也有不用比例尺的。另外，由于制图时无法预知出版时的条件，在线条的粗细上也难以保持统一，所有这些都可使测绘图在印刷上有些不够完美。

参加乡土建筑组工作的学生名单：

一九八五级（1985—1990年）八人：

王辉 胡昕 卢永刚 薄薇 王戈
钟斌 吕健生 陆皓

一九八六级（1986—1991年）十一人：

葛志宏 何培基 周榕 潘彤 邓晓梅
莫军 杨哲怡 丘健 张旗 张葵
陈桐

一九八七级（1987—1992年）十人：

杨一诚 卜大芑 王静 林永煌 孙栋
邹革 刘畅 张雪梅 方晓风 徐鸿全

一九八八级（1988—1993年）七人：

柳澎 夏非 唐晓涛 何可人 姜涌
高茜 李义波

一九八九级（1989—1994年）五人：

李铁鹰 耿沛 吴玉辉 张民 苏开彦

一九九〇级（1990—1995年）五人：

张弢 张莹 方湛西 魏长华 史嵘

一九九一级（1991—1996年）五人：

吴京颖 徐涛 焦燕 王川 邵磊

一九九二级（1992—1997年）五人：

成砚 罗德胤 房木生 陈仲凯 霍光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毕业生杨威参加了半年工作）

一九九三级（1993—1998年）六人：

潘高峰 何天友 王雅捷 刘晨 赵亮
司玲

一九九四级（1994—1999年）八人：

邓旻衢 陈寒凝 尚世骛 傅昕 周宇平

唐 钧 李永强 关 磊

一九九五级 (1995—2000年) 八人:

王 哲 赵 巍 张音玄 刘 煜 王亚莉
周奕奕 林 霖 唐 斌

一九九六级 (1996—2001年) 九人:

武煜东 鲁 激 黄漫漫 陈 瑾 吴国庆
张兴华 李 颖 冯铁宏 杜凡丁

一九九七级 (1997—2002年) 五人:

高 岩 朵 宁 任剑飞 张文贺 尹 凤

一九九八级 (1998—2003年) 九人:

赵星华 蔡沁文 王 喆 李 磊 黄妙艳
于立彬 刘起周 吴轶秦 脱娅宁

一九九九级 (1999—2004年) 六人:

余 猛 路 旭 蔡 楠 邓显飞 梁多林
刘 敏

二〇〇〇级 (1999—2005年) 六人:

尚 晋 孙菁芬 秦达闻 张力智 姜 冰
朱轶人

二〇〇一级 (2001—2006年) 三人:

毛 葛 孙 娜 董晓珉

参加测绘的其他学生名单:

1999年7月山西西文兴村测绘 (三十五人):

朱振鑫 黄 钟 卢静远 王 昊 俞 静
李逸舒 孔 鹏 刘志鹏 田 菁 赵若炎
王崇烈 李江龙 王小辉 李 凌 刘 飏
苏 婧 刘 争 陆保新 楚向锋 郑 凌
王 亮 林 霖 周奕奕 王 哲 赵 巍

王亚莉 唐 斌 张音玄 刘 煜 傅 昕
李永强 关 磊 王 川 焦 燕 胡 明

2000年7月河北蔚县测绘 (十五人):

陈 帆 权 虹 刘 静 丁明达 张之羽
祝志强 胡光莹 洪金聪 刘 霏 郭寅妹
高 岩 朵 宁 尹 凤 张文贺 张 荣

2001年7月河北蔚县测绘 (十六人):

喻乐军 赵 扬 冯 炎 刘凌晨 王承龙
任 晖 戴 莎 谭剑桥 于小鹏 王 巍
吕 冲 邵福双 赵星华 蔡沁文 王 喆
黄妙艳

2002年7月山西郭峪村测绘 (四人):

张 帆 李乃祯 邓 健 黄一翔

历届硕士研究生参加测绘人员名单:

舒 楠 于立新 吕 彪 甘靖中 胡 明
黄绍滨

参加短期测绘的两人:

谈 松 臧春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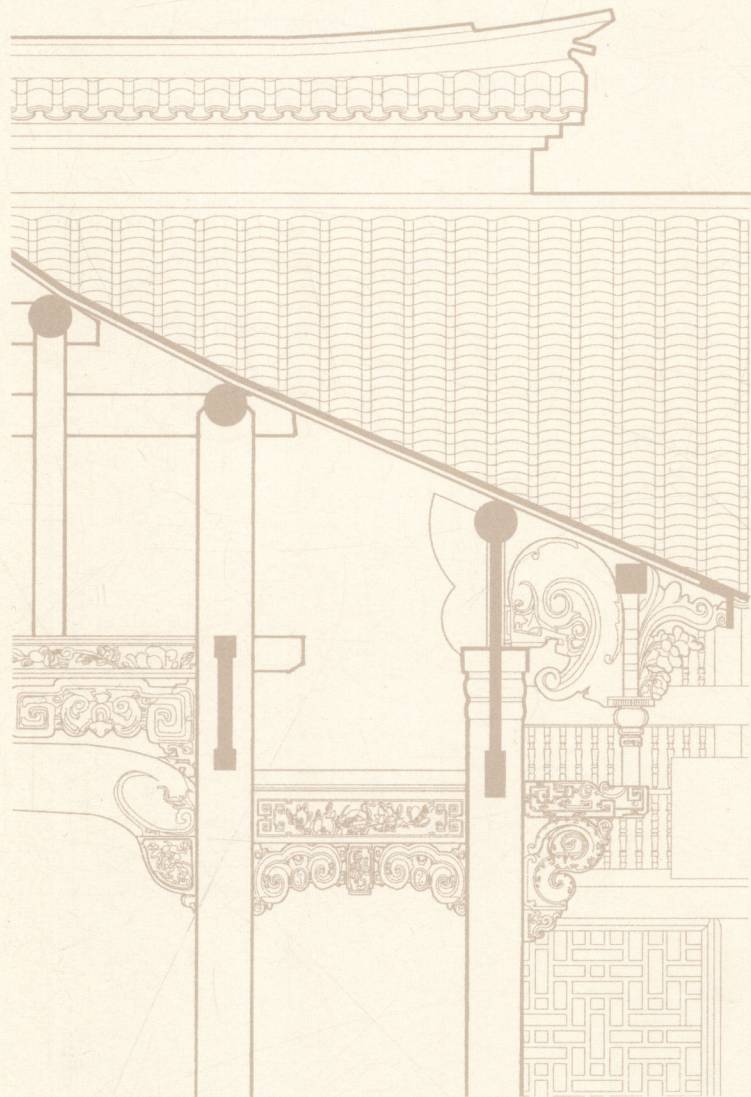
书中照片为李秋香、楼庆西、陈志华拍摄。

李秋香指导了全部测绘工作,楼庆西指导了一部分测绘工作。2003年9月,乡土研究组又增加了一位年轻教师罗德胤,他参加了2003年以后乡土建筑研究的部分测绘工作。

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

2005年夏

前言



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皇朝政府的统治只下及于县，许多血缘村落则大体上是由宗族管理的自治单位。

宗族治理的前提条件是，人们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活稳定。由一位“始迁祖”的直系后裔世代代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血缘村落，一个村落的人便同属一个宗族。村落人口逐渐增加，到了超过一方土地的承载能力，便有一个支脉另觅地点定居，建立新村，一般情况下，也便是另建宗族。新老宗族联谱而又各自独立，遇有特殊事件，则“血浓于水”，互相支持。

每个宗族按“礼”由“宗子”任族长，但实际上，“宗子”未必能胜任，所以通常由辈分高、年龄大、有威望的人担任，另选一些实际执掌各种事务的人，组成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也有一定的任期，期满再选。宗族的团结，一靠祖先崇拜，大家血脉相连，形成一个共同体；二靠许多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利害；三靠一个村落必不可免的种种公共管理需要。支持这三方面的经济基础则是宗族的公共财产，主要是数量不少的族田，后期在某些地方也有商业经济。

祖先崇拜的仪式性场所是宗祠。那里供奉着历代先人的神主牌位，四时八节族人共聚一堂举行祭祀仪式，总管全族丁口的派系、行辈、婚姻

等等的谱房也设在宗祠里，因此宗祠便有很强的神圣色彩。于是，义仓、义塾、义厝也大多设在宗祠里。它也是族内“行政机构”和“法庭”的场所。旌表忠、孝、节、义和功名都在宗祠里，包括由捐纳而得某种“大夫”、“司马”之类的虚衔也在拜殿挂匾或在大门前立桅。宗祠大多有戏台，在特殊日子里是全村的文化娱乐中心。州县地方官吏下乡，临时官廨也多设在宗祠里。

于是，全族的大宗祠就成了血缘村落里最重要的建筑物，地位通常超过庙宇。宗祠不但宏大、壮丽，综合了建筑、雕刻、绘画等等多种艺术和技术，成为一地建筑水平的代表，而且往往是左右村子结构布局的因素。

一个宗族，人口繁衍多了，就要分支，通常是一系人口到了五代，只要有经济实力，就可以立房派。房派成立的标志是建房祠。到了三代而不到五代的一系可以立支派，建支祠。房祠和支祠通常称为“厅”。再往下的则可以立香火堂。所以，笼统地说，一个血缘村落可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房祠和支祠。它们在村落的结构

布局上起着次一级的作用。一个房派或支派的住宅常常团聚在这些“厅”的周围，以“厅”为核心的住宅团块又以大宗祠为中心分布。也有以一条巷子为一个房派或支派的聚集地而以“厅”居于巷口的。不过在长期的人口增加和社会分化之后，这种结构布局常常被打乱。

作为一种崇祀性的建筑，全族的大宗祠本身的格局要适应仪典的需要，而这些仪典又有一定的规范，所以，宗祠的格局变化不大，为传统的内院式，大都为三进两院，以后进的“寝室”供奉神主，以中进的拜殿（祀厅）为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小型的“厅”，二者通常合一，神主台就在拜殿里，甚至略去两厢，成为一个简单的小院。

中国的北方和四川省等地区，久经战乱，宗族关系遭到很大破坏，农村多杂姓聚落，以致只有小小的宗祠，甚至没有宗祠。

陈志华

2005年8月

目录

◎ 丛书总序 / 壹

◎ 前言 / 壹

宗法社会与宗祠 / 壹

一、宗法制度下的宗祠 / 贰

二、庶民宗祠的合法化 / 捌

三、宗族的内聚功能 / 拾陆

四、宗族功能的外延 / 贰拾肆

五、宗祠与村落布局 / 贰拾捌

六、建筑形制 / 叁拾捌

七、祭祀仪式 / 伍拾贰

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宗祠 / 伍拾伍

一、山西 / 伍拾陆

二、浙江 / 陆拾肆

三、江西 / 壹肆陆

四、福建 / 壹陆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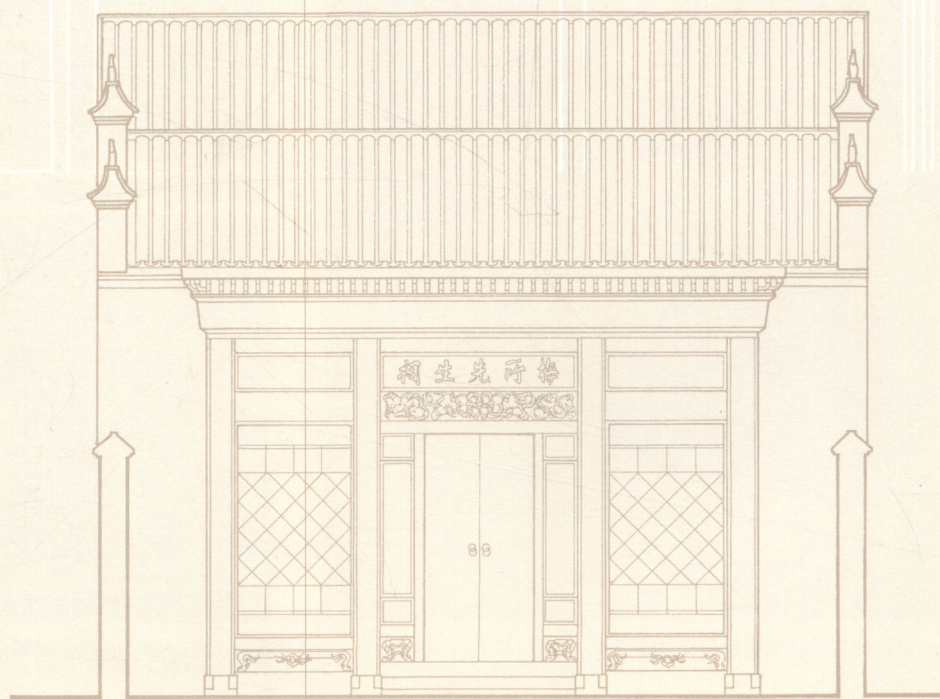
五、广东 / 壹玖贰

附录：图片目录 / 贰零玖



宗法社会与宗祠

- 一、宗法制度下的宗祠
- 二、庶民宗祠的合法化
- 三、宗族的内聚功能
- 四、宗族功能的外延
- 五、宗祠与村落布局
- 六、建筑形制
- 七、祭祀仪式





浙江省宁波市前童村童氏宗祠祀厅

一、宗法制度下的宗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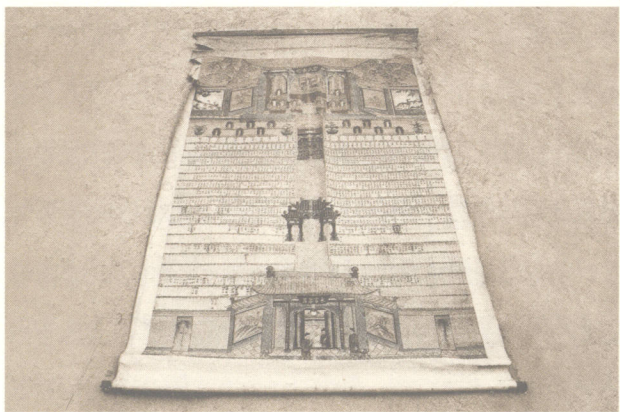
宗祠是乡土社会里宗法制度下除了住宅之外最重要的建筑。宗祠的基本功能是供奉宗族祖先的神位，定时祭祀。也就是说，它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祖先崇拜，加强宗法共同体的内聚力。所以，宗祠产生的主要前提是，在农耕时代，一处地方的一位“始迁祖”的直系后裔一代又一代地聚居在一起，形成宗族，同时形成血缘村落。正如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中描述的徽州的情况：“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集就集在宗祠里。

在农耕时代，人们相对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从事生产，凡开沟洫、辟山林、整田亩、建道路，以及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都不是个别家庭所能承担的，而需要人际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内部结构的社会单元。这种社会单元，最自然的是建立在血脉亲情之上的宗族。因此，聚族而居，形成血缘村落，是农耕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加强宗族的内聚力，就是加强人际合作的社会单元的能量，这是人们生存并发展的最重要依靠，从而促成了祖先崇拜，也便是血缘认同，以致《礼记·郊特牲》要特别强调一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祠是举行祖先崇拜仪式的场所，它的重要性由此决定。

中国的祖先崇拜由来已久，在商代，它超过了神鬼崇拜。不过，那时对祖先的崇拜还没有完全摆脱神鬼崇拜，敬畏有余而缺乏人情味。到了周代，人们认识到，为了使



广东省东莞市南社村晚翠公祠祀厅祖龛



山西省介休县张壁村张氏祖图



浙江省武义县俞源村俞氏宗祠内祖像

宗族稳定，便要利用宗族内部血缘关系的天然秩序，赋予这种天然秩序以浓郁的伦理精神，使它神圣化，于是提倡孝弟。《论语》里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论孝弟的一些话，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均见“学而”篇）。后来，《仪礼》和《礼记》里用了大量篇幅制定出亲族关系、祖先祭祀、婚丧礼仪等等极其繁琐严格的规矩。这就把含情脉脉的伦理关系进一步礼俗化、制度化了。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礼俗和制度又都等级化了，西周以来，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祭祀祖先的规格一级低于一级。连祭祀的场所，庙，也区分出级别。西汉人追记的《礼记·王制》里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另据《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立四庙。）小老百姓不得建祖庙，只能在家里的正屋里祭先人。庙数的差别，

在于所祭祖先上溯代数的差别。据《礼记·祭法》，王立七庙，祭考、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另二庙为祧，统祭远祖。诸侯五庙，祭考、王考、皇考、显考和祖考虽各有庙，但“享尝乃止”；大夫三庙，祭考、王考和皇考，都“享尝乃止”；适士二庙，祭考、王考，也是“享尝乃止”；官师一庙，为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地位最低的士和庶人，“无庙，死曰鬼”。老百姓在“寝”里所祭的祖先不过是“鬼”而已。

虽然老百姓的祖先在统治者眼里不过是“鬼”，但是因为奉祀祖先有它天然的情感基础，尤其有它重要的社会意义，所以在百姓生活中盛行不衰。据东汉末年崔寔记的《四民月令》，可知到了汉代，平民祭祖已经成为普遍的礼俗。一年之内，六月、七月、八月、冬至、腊月都有祭祖的活动。不过，祭祖往往和社祭合一，或者到坟上去祭扫，坟地有小屋叫“祠”。当时百姓还没有祖庙，更没有如后来所称的宗祠，所祭的，也不是宗族的共祖。

这种情况大致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的理学家们强力提倡“三纲五常”，说“生民之德莫大于孝”，并且致力于使礼俗更繁杂，更谨严。最有代表性也最有权威性的是托名朱熹编定的《朱文公家礼》。《家礼》卷一“通礼·祠堂”里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位。”后来以考证典章名物见长的乾隆进士阮葵生在《茶馀客话》“庙制”里解释：有一品至三品官职的，家庙五间；四品以下的，家庙三间；没有官职的士庶，“于寝之北为龛，奉高、曾、祖、祢”，这就是《家礼》所说的“四龛”所奉的先祖，不过从正寝的东侧搬到了北侧。从这两则资料看，就礼俗上说，宋代的庙制还是等级森严的，士庶依旧不应有祖庙。不过，等级已经从周代的宗法分封制改为官阶品位制，这是隋唐以后科举制代替世袭制的结果。科举制度打开了士庶和品官之间的通道，既然品官可建祖庙，就为祖庙的建造向庶民开放创

造了条件。有同样意义的是，士庶都有资格奉祀四代祖先，不再是先人死了便称“鬼”。但是按古礼，士庶祭祖先不能建庙，所以《家礼》把士庶祭祀祖先的建筑叫做“祠堂”，这是从坟地小屋取来的名称，和“鬼”还沾一点边。朱熹很重视祭祖，在给《论语·述而》写的注里，他说：“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家礼》再三宣扬建祠堂的重大意义，说这个措施表达了子孙“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礼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这样就论证了建祠堂的普遍意义，为日后的民间祠堂大发展建立了理论基础。早于朱熹的北宋程颐则主张除四代先祖外，还要祭血缘村落内一个宗族自始迁祖以下所有的先祖。后来的祭祀制度遵守了这个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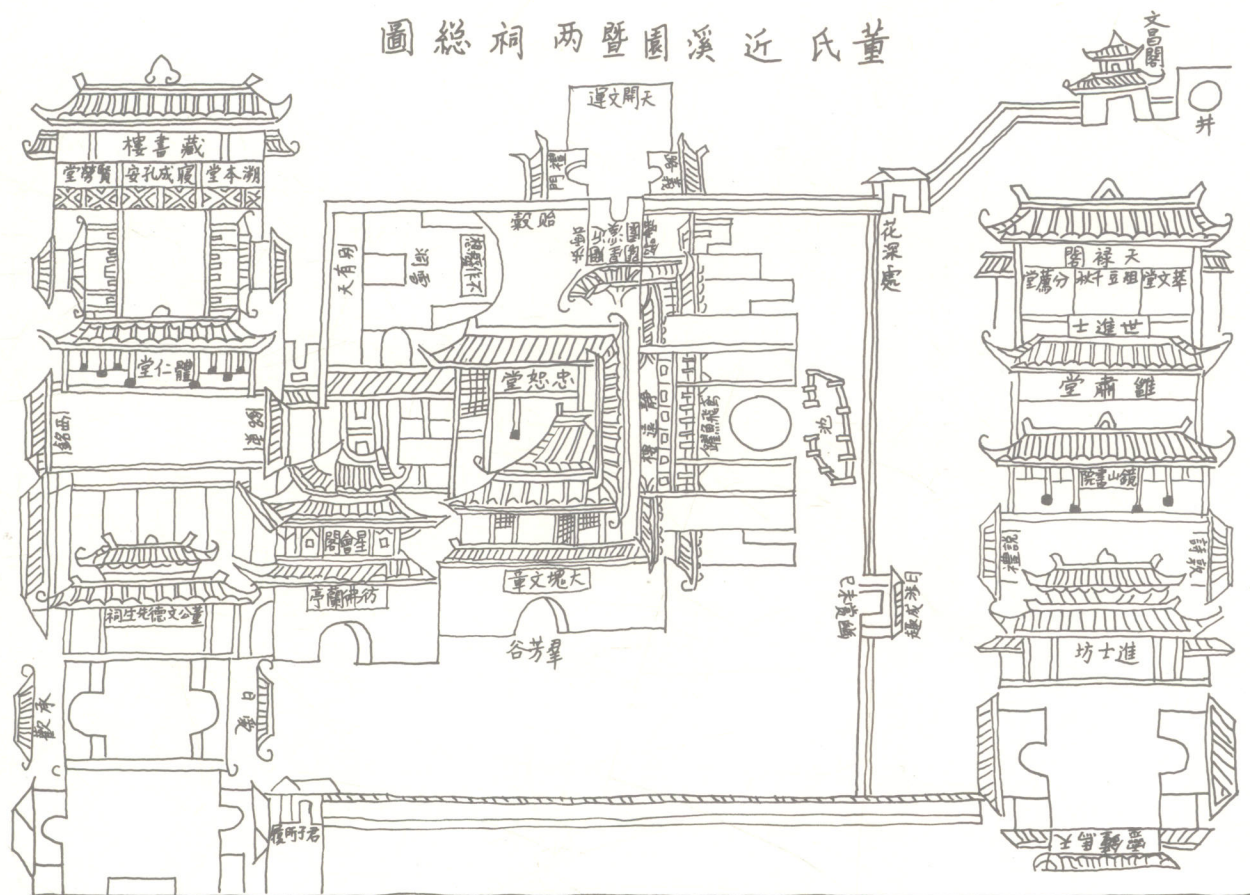
不过，“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这句话从建筑上不可解。清人陆耀在《祠堂示长子》一文中说：“程朱大儒准情酌礼创为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仍在正寝之东。正寝者，今之厅堂也。”则《朱文公家礼》所说的“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差不多就是指正房的东次间，不过没有说明白。可以认为，宋代大儒们所说的庶民的祠堂还没有脱离各家的住宅，规模也只有“四龛”，也就是只祭四代。

庶民祭祖限于四代，《家礼》认为，是因为五代以上的祖先不可能见到，所以亲情“五世而斩”，祭五代以上便没有感情根据，考诸古礼，多余的不必要的祭祀是要反对的。

或许，更重要的理由是统治者害怕百姓中产生大而有力的宗族。在农耕时代，最能威胁统治者地位的力量是宗族和“邪教”。强宗豪族是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统治者历来要设法加以抑制。隋唐废门阀世袭制之后，强宗豪族的力量有所削弱，但历次农民“造反”，不论大小，宗族关系大都和“邪教”一同起了“啸聚”的作用。所以统治者还是不放松警惕，以致对庶民庙祭上溯的世代做了限制。

虽然《朱文公家礼》是一本伪托的书，但影响很大，后世官方和民间的宗族都长期以它为根据。不过《家礼》

董氏近溪園暨兩祠總圖



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董氏近溪园暨两祠总图（刘丹摹自《镜山公房谱》）

中所说的，有许多其实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北宋陆九渊、范仲淹等高位人物都早已为本族建立了家庙，而且径称为祠堂。其后宋、元两代各地士庶之家建祠堂的事已可见于记载。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朱熹为浙江省平阳县顺溪村陈氏写的《宜都陈氏家乘·序》说：“夫同宗之人，亲虽有戚疏，服虽有隆杀，而禴、祠、烝、尝必相会，冠、婚、丧、祭必相赴，以至患难也、缓急也，则又未尝不相扶持，岂非由于谱牒之修而然哉！”序中说到禴、祠（祀）、烝、尝，就是夏、春、冬、秋四季的敬祖祭祀，既然届时“同宗之人”都要相会，则可证已有固定的奉祀的场所，这应该便是家庙，而且至迟建于南宋。明初宋濂撰广东《惠州何氏先祠碑》，记何氏早在宋代已“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礼其众祖”。“礼其众祖”，则可能祠堂奉祀的已不止上四代。据安徽《新安黄氏大宗谱》卷二“古林黄氏家祠碑记”，

休宁县古林镇黄氏也已在宋代就建造了宗祠。宋濂写的《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记》记述元代林氏“汲汲于先祠之建”，“患祠之规制卑狭，不足以交神明，而即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间，蔽以外门。”（以上宋濂两则均见《宋学士文集》）这四例都说明，宋、元时有一些非高官显宦之家也已经建造了脱离住宅的独立的祠堂。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的叶氏总祠“西山祠堂”和外宅派总祠有序堂，也都是元代始建的。有了“总祠”，大约所祀的也已不止上四代。到了明代，庶民建祠堂的就更多了，不过大概都有所顾忌，不敢造得多么堂皇。浙江省永嘉县渠口村《渠川叶氏宗谱·重修叶氏大宗祠碑记》说：“明弘治甲子……肇建宗祠，敬宗为族……祠仅一重，草创而已。”这应该是事实，只是不知道当时的祭制如何，是只祭上四代，还是向上直溯始迁祖。



山西省介休县张壁村贾氏宗图